找尋西螺生命力　展現濁水新文化

本鎮位於雲林縣北端，北以濁水溪本流西螺溪與彰化縣爲界，東達莿桐鄉、西接二崙鄉、南與虎尾鎮毗鄰，爲濁水溪沖積扇平原上的一個聚落。濁水溪由上游夾帶大量泥沙在下游淤積，形成幅員廣大的沖積扇，且具有土壤十分肥沃的特性。更由於本鎮水利發展較早灌溉方便，給予本鎮農業得以充分發展，地區物產豐富，濁水溪米、西瓜、香瓜、蔬菜、醬油、豆皮…等皆爲全台所知名，這些作物與特產，無不與本鎮特殊的地形息息相關。當時主宰社會經濟命脈的農業，在本鎮區域形成發展繁榮的農業大鎮。

而由於數十年來台灣各地普遍工業化，且在「犧牲農業、造就工業」發展政策下，使本鎮一直處於傳統農業的形象，在功利思想日盛的觀念下急速的衰退、沒落，另一方面未受工業化洗禮的本鎮，難得能保存有這種農村氣息濃厚的文化，實在令人欣慰。

當然對於要找尋西螺的生命力，最主要是在人的特質上，由於先人篳路藍縷的拓殖與著眼土地無私奉獻的精神，造就西螺現有豐富有形、無形的文化資源，而這一代對於自己鄉土的貢獻，亦是延續西螺精神的重要根基；在鎮志編纂過程中，程總主編大學先生早年擔任台灣省文獻會委員，其學識淵博、藏書之豐沛不言而喻，重要的是其一些珍貴的典藏，對於學術研究上頗有價值；由於其目前多旅居美國，此份書籍放置於台北住處，使用機率較低；曾有昔日同僚向其遊說多次，願代爲保管，但程總主編大學先生始終存著對於故鄉西螺的一份回饋情誼，對於故鄉文化素養提昇頗爲關注，於是在毫無保留與條件之下，於 1999 年（民國 88 年）4 月將其所有典藏捐贈本鎮圖書館，期望此珍貴資產對於西螺下一代，能有其實質的良好影響，延續西螺「文化大鎮」美名。

除了人是在地精神發揚的基礎外，另一方面所要重視的是爲了展現濁水新文化風貌，其在本鎮區域中值得讓鎮民引以爲傲的地方，亦

1999年（民國88年）4月程總主編大學先生將其所有典藏書籍捐贈本鎮圖書館，由林鎮長中禮先生代表西螺鎮民接受的情景

可作爲西螺文化再現與出發的基礎，是本文的重心所在。

一．濁水文化的形成

所謂本鎮之「濁水文化」，在《「西螺演藝」文藝季成果專輯》中，總主編葉顯宗先生提到一些重要概念，我們在此文中將引用其內容架構，並且參閱沈文台《西螺之美》一書（未付印），配合相關書籍、報紙的綜合考察予以延伸，期望勾勒出本鎮生命力之所在。

本鎮區域最早的住民是平埔族的巴布薩族開始至今，其興衰起落與濁水溪密不可分。濁水溪溪長 176 公里，河道曾經數度變遷。它從中央山脈奔流而下，形成滔滔滾滾、水流混濁的樣貌，因此以「濁水」而得名。溪到下游，分三流赴海：北爲北斗溪，中爲西螺溪，南爲虎尾溪。昔日西螺溪幅寬不過 50 公尺，且平淺狹小。由於日治時期，日人施行水利防洪計劃，堵塞北斗、虎尾兩溪，因此西螺溪遂一躍而成濁水溪主流，水量劇增，河道拉寬。1918 年（大正 7 年）山洪爆發，將濁水溪沖擊成直線狀，岸幅寬約達 2 公里，溪中礫石遍佈，沙洲淤積，後來以至有西螺大橋的興築。

本鎮位於台灣第一大溪濁水溪流中游的南岸，是此溪沿岸絕無僅有的城鎮，濁水溪沿岸的土壤都相當肥沃，可是以前時常氾濫成災，因此無論南岸或北岸，皆難形成人口密集的城鎮，除了本鎮之外，放眼所至，皆是田園零落、人口稀少的蕭條鄉村。

清代時吸引了許多移民前來拓墾農地，建立家業，且本鎮位處貨資集散之地，故商業頗盛，促成本鎮發展快速，民生昌榮、人文薈萃的繁榮情景，成爲嘉義與彰化之間，早期漢人來台墾殖的重鎮。本鎮四千公頃農田依賴濁水溪水灌溉，成爲農產富饒之地，有「雲嘉南穀倉」之美譽，數百年來留下許多拓荒的史實和珍貴的古蹟，因此孕育了特有的文化面貌。因此濁水溪不但是本鎮世代鎮民安身立命的泉源，更孕育了本鎮的文明，幾百年來本鎮這一片土地，雖歷經整個台灣區域環境的影響與洗禮，世世代代的本鎮住民至今在此依然勤奮努力，很明顯這就是一種與眾不同的「濁水文化」的展現。

這種特殊的濁水文化是不同於其他地方的，其獨特之特質，即使是隔離最近的溪北，甚至有很大的差異，試舉例如下：

1. 自古以來濁水溪就被當作劃分台灣南北的天然和人文界線，溪南是典型的熱帶型氣候，溪北則為亞熱帶型氣候。當台灣北部陰雨綿綿時，一過了濁水溪，天氣馬上就放晴，此為環境的自然差異。
2. 清代末年英國長老教會開始到台灣傳教時，就是以濁水溪為界，在台灣分設北教會和南教會，北教會設在台北縣淡水鎮，南教會設在台南市新樓，這種劃分一直沿用到今天，現在仍經常出現於報紙上的所謂「長老教會南北會議」，就是這樣來的。
3. 過去日本治台時，曾經推行所謂「工業日本，農業台灣」的政策，當時他們為了達成「農業台灣」的企圖，大打其「南糖北米」的如意算盤時，就是以濁水溪為界，在溪南鼓勵種植甘蔗，在溪北則勸種稻米。顯然這也是濁水溪為台灣南北差距的一個具體實例。

二．值得展現的文化樣貌

數十年來，就西螺的發展與台灣的整體環境比較而言，確實已顯現出衰退現象，人口大量外流，在此地並未有重大的建設工程，不過這些昔日的蕭條，卻讓西螺保存下精緻的農村景貌、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特有景觀等豐富資源，皆歷歷可見，這些將是西螺未來發展的寶貴資產，其項目內容將逐予說明：

（一）．振文書院

本鎮文風頗盛，是重要的文化精神寶藏，其最具代表性的即是振文書院。振文書院一般鎮民稱爲「文祠廟」，其前身爲地方士紳廖澄河等捐資興建的「文昌帝君」祠。早年本鎮先民至本鎮經歷一番奮鬥，逐漸安定後，開始關心下一代的教育問題。故相對於府縣官學的遙遠，地方上弘揚文教的責任即由民間自行集資籌辦。且由於當時民風強悍，深感明禮教化之重要，故倡建書院，設立詩社、學堂作爲修文講學之所，從此奠定了振文書院的教育功能。

昔日振文書院承接地方文教之責任，隨著時代的變遷，其教育功能雖已被各級學校所取代。但其爲清代雲林地區四大書院之一，而今仍保有完整風貌，碩果僅存成爲唯一的建築體，此不僅保存顯現傳統書院建築特有的素雅氣息，也反映了昔時本鎮人文薈萃、文教昌盛之文風，振文書院現已由內政部核定爲三級古蹟，乃本鎮與全雲林縣珍貴的文化資產，近年地方團體的積極經營籌辦活動下，讓振文書院參與不少地方文化活動，發揮地方文教的實質功能。（詳情請見第四篇、地區景觀與建築）

（二）．宗教文化

本鎮宗教信仰，亦是重要的精神文化資產，例如我們可從本鎮廟會活動可看出，信眾對於宗教的虔誠表現，如果不著眼於迷信的想法，其精神是頗令人感動的。例如以全台信徒眾多香火鼎盛的本鎮廣福宮來看，廣福宮俗稱新街媽祖，創建於西元1760年（乾隆25年），係由來自閩粵兩地的民眾所合建，奉祀主神是天上聖母又稱開基大媽，是先人自大陸渡台時向湄州媽祖廟分出金身，迎至本鎮開拓而奉祀的，信徒除了涵蓋本鎮地區及二崙、莿桐、林內一帶，全台各地信徒也不少，使得該廟香火鼎盛。

依據古例的習俗，凡一年中有閏雙月時稱之爲孤鸞年，天災人禍較多，新街老大媽爲保佑信徒平安，適逢孤鸞年都會舉辦出巡遶境活動，至於行經路線、時間，多由委員會擲筊向媽祖請示，出巡遶境的村落，多達數鄉鎮110多個村落進行遶境，所到之處都受到民眾虔誠地祭拜，而新街老大媽每回遶境都被信眾視爲奇蹟似地能將天災消弭。雖其實質效應仍待保留，深信不疑的信徒表示，曾有媽祖遶境到二崙鄉三和村時，遭逢強烈颱風奈恩侵台，信徒齊跪在協天宮廣場祈求媽祖顯靈，避免颱風釀成巨大災害，結果奈恩最後繞道減弱，而近年又適逢芭比絲颱風來襲，同樣也轉向減弱，令信徒們嘖嘖稱奇。筆者認爲，未來本鎮文化精神的提昇，並非僅強調神明繞境其神蹟的廣大，而是將此活動的精神文化；化作爲一個結合地方團結的基礎概念，有這樣的想法，或在其細節過程，就有不同的方式產生，像現在模式中，在結束遶境活動後，神明會在眾多信徒的簇擁下回鑾，廟方會席開數百桌宴請香客，而信徒會聘請影視紅星做表演酬神的活動。如果將其略爲改變，不請影視紅星演出，而改爲

未來本鎮廟宇文化精神的提昇，並非僅強調神明神蹟的廣大，而是宗教活動的精神文化化，作為一個結合地方團結的基礎概念

較具象徵意義的酬神儀式，其整個意義就會大有不同。

除了廣福宮，本鎮亦有頗多年代久遠的廟宇，不管廟宇活動、或廟宇內的歷史文物等皆可作爲民俗文化精神的再現基礎。這些廟宇略計有：

1. 福興宮：福興宮俗稱舊街媽祖、太平媽，位於福興里，宮內所供奉的是天上聖母，於西元1766年（乾隆31年）所創建。

2. 福天宮：位於福田里，宮內供奉天上聖母，西元1760年-1770年間（乾隆中葉）所創建，俗稱社口媽，屬於通俗佛教。

3. 朝興宮：位於吳厝里吳厝路，供奉天上聖母，相傳康熙年間由吳姓移民自福建湄州分請一尊媽祖神像來台，供奉在家中，後來廖姓遷入後於西元1921年（大正10年）將媽祖神像隆重建廟奉祀。

4. 伽藍廟：位於光華里12鄰延平路275號，供奉伽藍爺，西元1716年（嘉慶21年）所創建，俗稱伽藍爺公。

5. 太元寺：位於中和里仁和街37號，內供奉觀音佛祖，創建於西元1873年（同治12年），俗稱觀音媽廟。

6. 慶天堂：位於中和里，供奉釋迦牟尼佛、觀音菩薩，於西元1890年（光緒16年）所創建，屬於佛教。

7. 正興宮：位於正興里公正路157號，宮內所供奉的是中壇元帥，此廟於西元1852年（咸豐2年）創建，俗稱太子爺廟，屬於道教。（詳情請見第七篇、宗教信仰與風俗）

（三）. 崇遠堂

崇遠堂爲重要文化資產，是象徵區域居民愼終追遠的精神，因本鎮先民大都來自閩南，而「張廖」是第一大姓，座落於本鎮福田里的新厝「崇遠堂」，在全台灣的所有祠堂中，氏族宗祠規模僅次於台北市的陳氏大宗祠和台中市的林氏家廟，祠內供奉張廖祖先牌位，訂有七條祖訓，有人說「西螺七崁」的「七崁」，源自這七條祖訓，「崁」不是「欠」，意謂後代子孫有欠祖先恩澤，必須追念先祖，按時祭拜，因此每年春秋二祭，是張廖子孫群集堂前追祭遠祖的重要時節，張廖宗祠殿宇壯麗，雕飾繁複，金瓦灰牆，屹立在翠綠的林園中，氣勢相當宏偉，若親自瞻仰其建築形體，令人能深深體會張廖氏族懷祖追遠的深遠意含。（詳情請見第七篇、宗教信仰與風俗）

（四）. 西螺七崁

七崁精神保有本鎮俠義古風，是本鎮重要精神資源，其來源是在台灣開發初期，由於缺乏健全的政治制度，治安不良，盜賊據地爲王，打家劫舍層出不窮。本鎮張廖家族爲了自保，便在西螺區（包括二崙、崙背一帶）依村落爲單位，分爲「七崁」（七個村落）以犄角之勢守望相助，實施家族聯防自保制度。

七崁居民的俠義之風，在日治初期表露無遺，七崁志士紛紛組織義軍抗日，在濁水溪畔與日軍激戰，大挫日軍。之後日方發動大軍，

七崁武術精神保有本鎮俠義古風，是本鎮重要精神資源

攻佔本鎮，義軍化整爲零，進入山區。由於這次事件，日人極爲仇視七崁，嚴令解散武館，七崁武術由此漸失昔日光采。儘管如此，今日本鎮習武之風仍盛，像本鎮的拳師，以及他們所販賣的膏藥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。本鎮等地的「打拳賣膏藥」，自古聞名全台，一直到今天，台灣各地膏藥店、國術館還很多仍然掛著「西螺」的招牌作爲號召，可見其名氣之大，延承本鎮傳統的武風。（詳情請見第八篇、民俗藝能與文藝）

（五）. 阿善師墓園

如果七崁精神爲重要精神資源，阿善師墓園則是本鎮重要精神資源的具體呈現，阿善師墓園位於本鎮廣興里，即振興宮的地址，振興社是七坎武術練習的場所，七崁武術館振興社的創始人劉明善，福建詔安人，少時習武少林寺，是少林派嫡傳武師。其爲人剛毅正直，擅長武藝，又精通醫術，一生濟世活人，不遺餘力。西元1828年（道光8年）來台，後定居本鎮。由於他精通武藝，在表親請求下，開設武館，傳授武藝，七崁居民爲保鄉護里，勤練武術，遂使本鎮武風鼎盛，全台聞名，是台灣武術發祥地之一。在他過逝後，後代弟子爲其整建墓園，並將振興社改名爲振興宮。昔日西螺七崁的拓荒事蹟，因被中華電視台拍成連續劇搬上螢光幕，而名聞遐邇。近年有重拍之議，相信當可將西螺精神再次展現國人眼前。（詳情請見第七篇、宗教信仰與風俗）

（六）. 泰山石敢當

在本鎮區域具有鎮邪止煞的「泰山石敢當」有多塊，其衍生出的傳說故事頗具歷史趣味，是地方發展歷程中重要的歷史資產，位於本鎮大同路的「泰山石敢當」，號稱全台最大，高五尺，狀像大石碑，上端刻有獅頭，額上寫一「王」字，口含寶劍，雕工細緻，鬚眉表現無遺。石置於水泥基座上；有一頂蓬，前放一香爐，供人上香膜拜。

除此在下埤頭即是現今的東興里，有一座泰山石敢當。亦是設置年代久遠，據當地耆老表示，其幼年時期，此石碑已存在。每當農曆的8月15日（即中秋節），便會有庄民前往祭拜紅湯圓。另在下埤頭村庄北邊頂埤頭的張家古厝前，約在厝埕的右前方，也有一座刻有「楊公先師」字樣的石碑，與石敢當相距僅數百公尺，並遙相對立，據鄰近居民張章藤所述，兩個石碑的設立是有互相關係，並曾有一段傳說的故事。（詳情請見第四篇、地區景觀與建築）

（七）. 街屋與歷史建築

要讓明日的西螺能有傲於其他區域的特色，其街屋與歷史建築的維護，一定要不遺餘力的推行才可以。延平路老街屋大量使用了當時流行的裝飾派風格（ART DECO）建築手法。這些建築可分兩類，一類屬於農家房宅，造形較爲樸素，但其屋脊、樑櫺間亦有美麗的雕飾。另一類則是官宦或富豪人家的深宅廣廈，格局較爲完整，外圍高牆，內有庭院，屋宇精美，雕樑畫棟極爲典雅。本鎮老街屋的建築，不同於迪化街、大溪等地的古典建築風格；也異於三峽、湖口等老街，其所呈現出傳統街屋面貌，是台灣建築絕無僅有的重要特色，值得重視保存。

歷史建築方面，當年人文萃薈的本鎮，由於發展甚早，大地主及億萬富翁爲數不少，不少有錢人並紛紛自外地引進珍貴建材，仿照當時流行的歐美式建築風格，興建一棟棟宏偉壯觀的洋樓建築、成爲西螺的特色。例如本鎮三大地主之一的廖文毅，早年熱中台灣獨立運動，被稱爲「台獨之父」，其父在當時所建的大承堂，私下被鎮民均稱爲西螺的「台灣小總統府」，是一棟歐式洋樓建築，相當具有特色，可惜已經拆除，民眾只能從古照片中一窺當年宏偉的建築。

本鎮戰後第一任官派鎮長廖學昆，亦是本鎮三大地主之一，提供土地興辦學校，又大力推動網球運動，並號召文人雅士組成詩社，帶動本鎮文風，而其故居是在日治時期茨社的西螺八景之一，是一個極富歷史價值的地方，但此古宅也於 1999 年（民國 88 年）6 月毀於一場大火中。其他例如東市場的改建問題，還有其他本鎮非常精彩的建築如西螺戲院、水利會、與其旁的詹宅、天主教堂、基督教堂、延平路的鐘樓等，這些著名的建築物，在很多書籍中都有被提及，但現在天主教堂已拆，西螺戲院、詹宅、延平路的鐘樓都面臨廢棄的現象，僅水利會建築是較爲完整的，如果現在未能將這些資產予以珍惜，不久的未來也將僅能惋惜與嘆息。（詳情請見第四篇、地區景觀與建築）

（八）. 民俗藝能

「濁水文化」的另一特色，就是本鎮相關民俗藝能活動，這些項目皆是昔日重要的藝術展

布袋戲大師黃海岱先生出生於本鎮，15 歲正式從父親學布袋戲，18 歲時就可獨當一面的演出，此圖為其與林鎮長中禮先生的合影

演活動，其中包括老少咸宜的布袋戲、武術與布馬陣、地方戲劇等。

布袋戲大師黃海岱先生出生於本鎮，15歲正式從父親學布袋戲，跟著父親四處演出，18歲時就可獨當一面。其偏重武門，以劇情激烈，節奏快速取勝，很快就打響了名號。黃海岱先生20幾歲時，更以自己熟悉的章回小說爲底，率先改革推出「劍俠戲」，一時之間大受歡迎，連中南部的北管布袋戲多被劍俠戲取代了。（詳情請見第三篇、地區住民與人物）

本鎮新興閣掌中戲劇團團主鍾任壁先生師承先祖，17歲就獨掌日間主演，其自創掌上生命，例如雙手演出雙偶，唯妙唯肖；木偶連續兩次翻身，仍能轉身打鬥，年少時盛名已享譽四方，博得「西螺幼師仔」的雅號。1953年（民國42年），更以天才導演吳天來所編的「大俠百草翁」一舉成名，於戲院演出場場爆滿，盛況空前，曾創在花蓮文山戲院連演190天的紀錄。

「布馬陣」是流傳於台灣中部濁水溪一帶的民俗展演活動，約百年前（清光緒年間）傳自福建唐山傳人，盛行於本鎮，現在本鎮埔心「樂元堂」的「樂元團」就是那位唐山布馬師傅在福建創設布馬團的團名，也是台灣布馬表演的始祖，而程牛屎先生曾獲薪傳獎，是布馬陣的大師。

日治末期民間毫無娛樂可言，地方士紳組成話劇團，在西螺戲院公演後，有時就到各村落講習所巡迴公演，慰勞出征眷屬，廖文毅先生當年也是話劇團重要成員，經常參與演出。（詳情請見第八篇、民俗藝能與文藝）

（九）．地方產業

本鎮地方產業與其他地區的差異，自本鎮擁有自己的產業特色，這些特色亦是未來重要的發展基礎，本鎮西螺米聞名中外，由於引用濁水溪及地質之關係，米粒大，品質良好，煮食又香又Q，甚得國人喜好，其價格均較一般之米每斤貴1-2元。

不過很多人不知道，在日治時代，本鎮出產的蓬萊米，受到日本天皇青睞。蓬萊米是呈送天皇的貢品，即所謂「獻納米」。據老一輩人士指出，「獻納米」的種植，必須將在田四周以紅絲線圍起，並禁止一般人隨意進入，盜採者被捉到，就會受到嚴厲處罰。採收前，必須由日本和尚先誦經祈福，現今西螺農工後的一片農地，以前即是「御用田」，專門生產蓬萊米獻予日本天皇。1923年（大正12年），現本鎮黎明旅社老闆林炳坤的父親林德權，即曾帶領著收割隊伍採收，清楚地記錄下當時的情形。

除灌溉稻米外，本鎮溪畔還栽種有西瓜、蒜頭、花生等，西螺的大西瓜，遠近知名，不僅多汁而且味甜，前來玩賞的遊客，不僅可以大快朵頤一番，還可以購買回家享用。而蔬菜方面，本鎮蔬菜專業區生產量爲全台之冠，其產量之多寡影響台北果菜市場價格甚鉅，更是中外農業團體觀摩之地。無論何時在本鎮區域，皆是一片片綠油油的蔬菜種植區，使地方景觀美不勝收。

本鎮醬油的出名，與水質有關，且爲釀造醬油好壞之因素，由於本鎮的水質甘美，所釀出的醬油比別的地方多一分甘甜芳香，在市場上有很好的口碑。本鎮的醬油大都是用古法釀製的，先將黑豆煮熟，加上酵母菌，任其發酵，再經過壓榨、過濾和精煉等過程，才釀出又香又醇的醬油。除此豆皮、豆干、醬菜、麻

薯皆爲本鎮有名的特產。（詳情請見第五篇、經濟產業與設施）

三. 濁水新文化的展現

（一）. 西螺精神的延續

本鎮日治時期曾被稱爲「西螺街」，河洛語的讀法和「獅螺雞」相同，因此，具有悠久歷史的廣興宮三山國王廟的大香爐浮雕上以獅子、螺及雞等三種動物的圖樣，即是以這三種動物來代表當時本鎮的地名。

近年遷移至新校址的西螺國中，由於學生成員大部份皆爲本鎮子弟，由於這些子弟對於地方歷史與傳統文物的認識卻不多，西螺國中爲了讓學生對自己故鄉的歷史有更進一步的了解，因此在校方細心的規劃下，特別根據三山國王廟廟宇考據，在校園內設置有獅子、田螺及雞等三種動物的雕像，顯現出栩栩如生的神態，同樣以河洛語諧音「獅螺雞」來代表西螺鎮的舊稱「西螺街」，讓同學們在學校環境中即可接觸到鄉土文化，當然這個典故悄悄的融入校園景觀之中，只要稍加解釋給學生知道，相信學生將一輩子記得。但是對此典故不熟悉的外人而言，這三種動物之間的關係，多會讓其百思不得其解。

校方除了在校園內設置獅子、田螺及雞等三種動物的雕像外，並特別在校園的規劃上，將西螺大橋、振文書院的文化特色與典故，以浮雕再次展現融入校園建築之中，讓同學們在環境中自然而然接觸本鎮重要的歷史建築與具

1995年（民國84年）3月份，文建會策畫的文藝季活動「西螺演義」，是西螺人團結為鄉里打拼的序幕

文化性的交通設施，這就是西螺精神的延續最好的做法與範例。

（二）．初露曙光的「西螺演義」

1995年（民國84年）3月份，文建會策劃的文藝季活動，乃在雲林縣選中本鎮作爲人文藝術主題展現、呈演的據點。期望透過這項活動，重新認識本鎮歷史文化的價值，喚醒文化共識，注入活水，激發文化生命力，再現優質的文化風華，這項活動可說是濁水文化發掘前的一絲曙光。

隨著開幕典禮的鑼聲響起，各項活動即熱烈展開。當時西螺演義系列活動主要爲七崁大會師武藝表演及繞境，與十大項目的民藝展演，其活動包括了：

1. 吳天羅車鼓說唱。
2. 西螺樂元堂布馬陣表演。
3. 尋找舊螺陽古照片展。
4. 七崁文物展。
5. 西螺新興閣掌中劇表演。
6. 雲林舞展。
7. 廖文和布袋戲表演。
8. 螺溪雅石展。
9. 西螺農工國樂演奏。
10. 螺溪杯攝影比賽。

葉顯宗先生在《西螺演義活動成果專輯》中最後談及，西螺地區的藝文氣息向來十分薄弱，難得舉辦藝文活動，對於鄉土的歷史和文化，生於斯長於斯的年輕一代大多茫然不知。這次文藝季在此地舉辦西螺演義系列活動，發

參與西螺演義的貴賓，立於中央的女性為文建會主委鄭淑敏女士，左一為布袋戲大師鍾任壁先生、左二亦為布袋戲大師黃海岱先生

掘本鎮的鄉土文化資產，加以呈演、宣揚，實在深具意義：

1. 使居民，尤其是年輕一代，對本地的鄉土歷史和文化，有進一步的認識，體會到個人與這塊土地一脈相承的根源關係，從而萌生對鄉土的感情。

2. 透過這次的活動，對本地鄉土歷史和文化，做了一次整合和檢視，有助於優質文化的保存和發揚。

3. 整合並培養本地的文化人才，使這些人才成為喚醒鄉土文化自覺意識的力量，也是未來持續推動鄉土文化發展的尖兵。

然而無可諱言的，西螺演義系列活動雖距離文建會標舉的「社區總體營造」目標尚遠，有些地方需更待努力，惟這些成果已堪可告慰。

參觀七崁武術的表演，若不了解七崁的由來，以及七崁的武術淵源，觀賞這個活動，便難以激發鄉土感情的共鳴

1. 史料配合呈現，以求精緻

俗諺說：「內行看門道，外行看熱鬧。」文化活動缺乏文史資料的配合呈現，參與者不知「門道」何在，往往淪於「看熱鬧」；透過史料的呈現，才能深入活動的精神，體會其意義，使參與者獲得「心靈的洗禮」。尤其動態的活動，更易忽略史料的配合，以致表面上吸引不少人潮，事實上未能深入精神裡層。

例如西螺演義系列活動中的七崁武術表演，若不了解七崁的由來，以及七崁的武術淵源，參觀這個活動，便難以激發鄉土感情的共鳴。又如民俗藝術布馬陣、車鼓弄等的表演，若不了解其興起背景以及唱腔、歌詞、裝扮、動作、身段等的含意，便不能捕捉其生動之處，進而欣賞其藝術特色，難怪年輕人會覺得不如時下那些歌舞明星吸引人。

2 加強宣導，鼓動風潮

這次的活動，除了開鑼典禮當天，掀起民眾參與的熱潮外，其他的日子都顯得冷清，尤其靜態的展覽，參觀者零零落落。因此活動的

安排，動靜應相配合，以動態活動牽引靜態展覽。宣傳活動也可以加強動員，透過各種媒體、機關、社團、商會及村里幹事等，廣爲造勢；特別是學校，更可舉辦參觀教學，活生生地上一堂文化課，讓鄉土文化紮根於新一代心中，收效將更爲宏大。

3. 塑成文化標本，永遠保存

傳統的鄉土文化，在工商業社會中，失去了落根的時空環境，終究難免衰落的命運。鼓勵民間團體將它「冰封保存」，讓它任時間裡凍結，成爲「文化標本」，不失爲可行之道。像民俗村和文化村的古代居民生活展示、節目廟會的慶典、學校的舞龍舞獅隊等都是，使鄉民得由其中緬懷先人生活風貌，體會古今血脈相承的精神，尋獲生命的根源，從而在悠久的歷史長流中找到自己的座標。

政府若有能力，亦應在地方廣設文物館、文史資料中心、民藝館、民俗館等，保存鄉土文化，使它不致因時空轉換而扭曲變質，甚至衰亡。

4. 融入生活，永續經營

文化活動若像廟會拜拜，熱鬧幾天，結束後風流雲散，其效果便十分有限，如何持續營造，融入生活，獲得永恆的生命，才是終極目標。文建會今年標舉的「產業文化」，是個很好的方向，將地方特有的產業以地方特有的文化包裝起來，如此產業提昇價值，而文化也獲得延續的生機，使鄉村再獲興榮。本鎮似乎也可以往這方向去思索進行。另一方面，各種藝文活動也應該結合地方政府和民間的力量，在平時持續舉辦，使之融入生活，而非靠幾十年一次的文藝季來提倡文化，（西螺鎮是今年首次舉辦文藝季活動），「冷灶熾火」終究煮不成飯。筆者希望地方上每天或每週，都有不同的藝文活動上場，形成濃厚的藝文氣氛，這樣常常接觸，耳濡目染，互相影響，久而久之，文化社會自然成形；大家心嚮往之，希望美夢成眞。

5. 喚醒自覺意識，重塑鄉土文化

鄉土文化必須植根於鄉土，才能茁壯；移植的文化，往往變質、畸形發展，終而不免夭折。因此喚醒地方民眾的鄉土文化意識，珍惜、發掘地方的文化資產，進一步加以重整發揚，才是根本之道。

不能永遠靠中央文建會出題目，地方才跟著指揮棒動起來。畢竟文建會的人力、時間、經費有限，多少年才能到某一地舉辦一次文藝活動；再說地方的文化資源，只有地方最清楚；也只有地方埋首於自己的鄉土，去發掘、去耕耘，才能長出屬於自己土地特有的文化果實；自覺、自主的文化意識，才是地方文化發展的生機。我們拭目以待。這次的文藝季活動，只是個起點，我們期待接下來的後續發展。七崁的旗子揚起，舉在你我的手中。

從當時西螺演義活動的舉辦，總編輯葉顯宗先生表示，事後他對於整個活動有深切的體驗、思考、期待、反省與建議，他在文中談到的一些觀念確實發人深省，例如首先他認為文化活動應配合文史資料能共同呈現，才有讓參與者不致只是劉姥姥進大觀園的心態，並且個人認為在文史資料的製作上，應當把握幾項原則，即是大眾化、活潑化、圖像化但不失知識

性，這些途徑可透過一些小創意點子的構想，使其成為可能。

在宣傳問題方面，除了宣傳的廣度應當加強外，最重要是文宣的製作，如何將活動主題、內容簡化明確的傳達予大眾了解；個人覺得最好的方式是透過與大專院校相關設計科系所，透過教授尋求學生的合作，其好處在學生有其理想熱情，且可作為其本身專題之研究主題，累積學生對於地方文化的敏感度，我們亦可減免此部份的費心，可說是一舉兩得。

其次，「文化標本」的想法，個人深有感觸，目前本鎮應當儘速加強七崁武術、樂元堂布馬陣甚至埔心竹編這些民俗技藝，如何在學校推動與深植，是該深切思考的課題，否則這些技藝皆將失傳消失；且如何營造適合這些技藝的空間，進而融入生活之中，進而獲得永恆的生命，才是終極的目標。

「產業文化」是未來西螺必須要走的路，也是一個提昇產業價值的方向，尤其本鎮最具地方特色的醬油產業，例如丸莊醬油的手提袋、禮盒包裝上使用唐代宮廷圖像，基本上具有中國傳統「文化包裝」的印象，但如果能以代表西螺精神印象的圖騰，加以運用，甚至利用傳統材質加以設計，其將會更具代表西螺的特色。

葉顯宗先生認為不能永遠靠中央文建會出題目，地方才跟著指揮棒動起來。畢竟文建會的人力、時間、經費有限，多少年才能到某一地舉辦一次文藝活動。

事實上，筆者認為地方鄉土文化工作，並非只是將眼光放在大型活動的舉辦而已，因為

「西螺演義」在民藝活動方面，靜態皆備，動態活動較可吸引大眾，但靜態卻是最能激發民眾與地方情感的聯繫與交流

如此只會加速地方鄉土工作的衰亡，較為可行的方式，是可以透過平時日積月累的點滴，以小型活動的舉辦，藉以整合並培養地方的文化人才，達到共同努力的基礎，讓地方大型活動得以自然醞釀、累積，才能水到渠成。

本鎮西螺演義在民藝活動方面，靜態皆備，動態活動較為吸引大眾，靜態活動則顯冷清，當然動靜活動間有其本身的差異，但或許可利用時間上巧妙安排，將動靜活動兩者得以搭配、調整，應可改善某些問題所在。

個人認為此次展演是鎮內有史以來首次舉辦文藝季活動，在毫無經驗之下參與者的熱情是最為令人尊敬的；整個活動過程，真正促進了對地方鄉土文化有所關心的人開始集結，並共同組織成立螺陽文教基金會這個本鎮重要的文教團體，真正開始把理想實際落實在西螺這塊土地之上。

整體活動過程，嚴格來說雖非盡善盡美，但至少讓西螺的地方團體與文化工作者，對於本鎮這個資源豐富的地域，開始學著付出，雖然並不穩健，但這僅僅是一個序幕而已，當可免去用高眼光的角度去看待它。不過令人惋惜之處是此次展覽內容，如：尋找舊螺陽古照片展、七崁文物展、螺溪雅石展、螺溪杯攝影比賽的靜態活動的相關照片文物資訊，未能集結出版，是頗為可惜之處。不過透過這個活動，確實也讓地方文化生命力展現了一絲絲的曙光出來。

（三）. 濁水新文化－從大橋再出發

西螺大橋全長 1,937 公尺，面寬 7.32 公尺，自日治時期 1937 年（昭和 12 年）10 月開工，初期只完成橋墩，後由國民黨政權在美支援助下，橋面鐵架工程於 1952 年（民國 41 年）12月完成，期間經歷15年終告完成，並在1953年（民國 42 年）1 月 28 日正式通車，為遠東第一、世界第二大橋。西螺大橋的完成，不但促進了本鎮地區的繁榮，也連接了西部平原南北的交通，一度對台灣經濟的發展，貢獻很大。因高速公路的完成，而取代了西螺大橋之功能，雖然今日它已不再是濁水溪上唯一的交通要道，且已略顯老邁之貌，但是立足溪畔，瞻仰它的雄姿，依舊能感受到其巍巍氣勢，「力」和「美」的神態。

這座橫跨濁水溪的大橋，連繫雲彰平原的西螺大橋已過 40 多個年頭， 1998 年（民國 87 年）3 月 27 、 28 日螺陽文教基金會結合地方團體籌辦「濁水、夕陽、大橋情」系列活動，為大橋 45 歲慶生，此次是基金會於本鎮舉辦第二次的大型活動，其目的是期待喚起社會各界對大橋的重視，提升大橋在交通之外的使用價值，因為西螺鎮民記得它的貢獻，感情上有一份溫馨的牽繫，且西螺大橋將永為本鎮居民所永遠懷敬的重要精神標誌。

此次活動項目計有：

1.「大橋薪傳活動」：內容有西螺大橋新裝一點燈、大橋慶生－生日蛋糕、走過從前迎向未來、橋上神鼓表演。

2.「大橋巡禮」：活動有大橋民藝、歌頌大橋、宣示、大橋薪傳、心繫大橋情及巡禮。

3.「大橋情園遊會」：民俗技藝展演教學、有獎徵答、臨時郵局、有機良質米展示。

4.「大橋傳奇」：大橋街頭民藝表演、順天宮及西螺農工國樂、科大鄉音四重奏、大德山地舞、吳天羅車鼓陣、爵士貓演唱團、西螺民藝六團體、縣立文化中心實驗劇團。

「濁水、夕陽、大橋情」系列活動，促使「濁水新文化」正在本鎮生根、發芽，但未來是否能將這種精神充分發揚，是有待更多人的參與和關懷

5.「舞我春風大橋情」：由蘭陽舞蹈團演出。

6.「掌中乾坤」：布袋戲大師鍾任壁演出。

7.「長袖善舞歌仔情」。

8.「濁溪長流之美」攝影展。

9.「大橋情攝影比賽」。

10.「大橋婚禮」集團結婚。

11.「交通安全著色比賽」。

從此次「濁水、夕陽、大橋情」系列活動中，我們發現螺陽文教基金會這群對於地方鄉土充滿期待、希望的成員，在「大橋薪傳」與「大橋巡禮」兩個主要活動之中，那種用心規劃的程度，在活動中充分展現；「大橋薪傳」活動是利用夜間在橋頭爲大橋慶生，每位參與者皆以點燃燭光象徵對大橋的祝福與熱情，現場點點光明，氣氛頗爲熱烈，在生日歌聲結束後，並分送蛋糕給予參與者，使參與者感染這份喜悅，並將此份喜悅延續轉換對大橋的一份情誼；隔日的「大橋巡禮」活動中除了以大橋作爲民藝演出的場地，顯示大橋的使用價值並非僅在交通功能，並於橋上以詩歌頌揚大橋，宣示對於保護大橋的決心，會後並開放西螺大橋讓民眾漫步巡禮，讓活動充分展現出聯繫鎮民與西螺大橋間情感的建立，是一次眞正成功的出擊。

我們看到三年多來爲本鎮鄉土文化盡心盡力的螺陽文教基金會，其在對於地方文化資產的維護有其理想與堅持，相較於數年前「西螺演義」的活動，顯得更加的成長與成熟，在慶賀之餘；文化資源豐富的本鎮，還有更多待我們去發掘、去關懷、去用心的地方，因此「濁

水、夕陽、大橋情」系列活動，促使「濁水新文化」正在本鎮生根、發芽，但未來是否能將這種精神充分發揚，是有待更多人的參與和關懷。

四. 未來的思考方向

爲了促使雲林縣綜合觀光遊憩系統資源的更加完整，縣政府計劃把本鎮發展成爲「西螺文化區」。在文化區內，將古蹟、廟宇、博物館、傳統街屋、西螺大橋、民俗藝能等有形無形的文化資源，再加上當地特產加以整合一起，並設立服務中心、大橋運動公園、西螺大橋觀光步道、民俗技藝區、舉辦古街尋旅活動等。縣政府並且評估，只要經過完整的規劃建設以後，一定會吸引大批的觀光客，可以讓渡假的旅客，或是南北忙碌的商人，有一個值得懷念、觀賞、憑弔、休息的理想場所。

對於縣政府此項想法與規劃，當然基本上我們樂觀其成，縣政府肯定本鎮人文素養與豐富的文化資源，亦是作爲本鎮未來發展頗爲可行的一條路。然而我們擔心的以觀光爲基礎、所考量與表現的概念，是否在一些做法與執行上，反而是加速地方文化資源的庸俗化，或許爲了要容納外來的觀光客，我們必須先建一座像樣的服務中心、博物館、數間幾星級的飯店；爲避免遊客增多時道路壅塞的困窘，因此要先把馬路拓寬；爲了讓大橋觀光步道更有其遊憩、休閒、娛樂的效果，而先在溪岸建一座遊艇設施，讓觀光人口徜徉其中，以增加附加的觀光價值。但是，我們認爲這是可怕的想法，我們覺得本鎮人文素養與豐富文化資源，必定需要適當的發揚與開發，也相當歡喜可以吸引外來觀光人潮，但是我們需要的不是由上而下的建設觀點，而是由下而上的需求援助；例如服務中心、博物館、甚至產業市集，不一定是新而大的建築物，由於本鎮歷史建築數量豐富，但廢棄比例頗高，如果將一些具有歷史價值的廢棄建築，予以整修利用，服務中心、博物館就有了；未來觀光需要有一個地方的產業市集，現廢棄的東市場是一個很好的地點，也是整修整修就可以了；數間幾星級的飯店其實可以改爲民宿方式，反而可讓外來遊客有家的感覺。

當然以上是一種假設性的問題與解答，亦僅是我們的意見與想法，未來眞正的做法，還是應當以地域角度出發的文化保存與建設爲最佳，或許透過以地方爲本位的「社區總體營造」概念與模式，讓地方居民將其期待的未來予以建立一些想法，而使想法逐漸形成一些方案，從方案中讓一個共同決策慢慢形成。從完成整個鎮志的編纂工作，我們從中獲得一些心得：歷史是了解生長環境根源的所在，它融入了先民勤奮的精神，且爲我們對於從何而來，從哪而去有所歸屬與說明。可惜的是以往的教育環境不重視這些想法，如何傳承歷史記憶，透過這本鎮志傳達出來，就是我們所應負起的責任。西螺鎮志的編寫，除了建構西螺的歷史風貌之外，亦是希望透過對地區的闡述，以對地方未來發展與遠景提供一些幫助，今日每一個鎮民，唯有自己落實對於地方的情感，才能塑造、建構出屬於西螺的形象，從中展現出濁水新文化的內涵與精神，且期望更多人尤其西螺人對於西螺有所認識與關心。